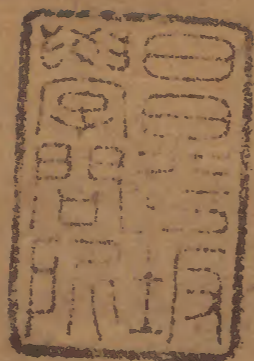


徐文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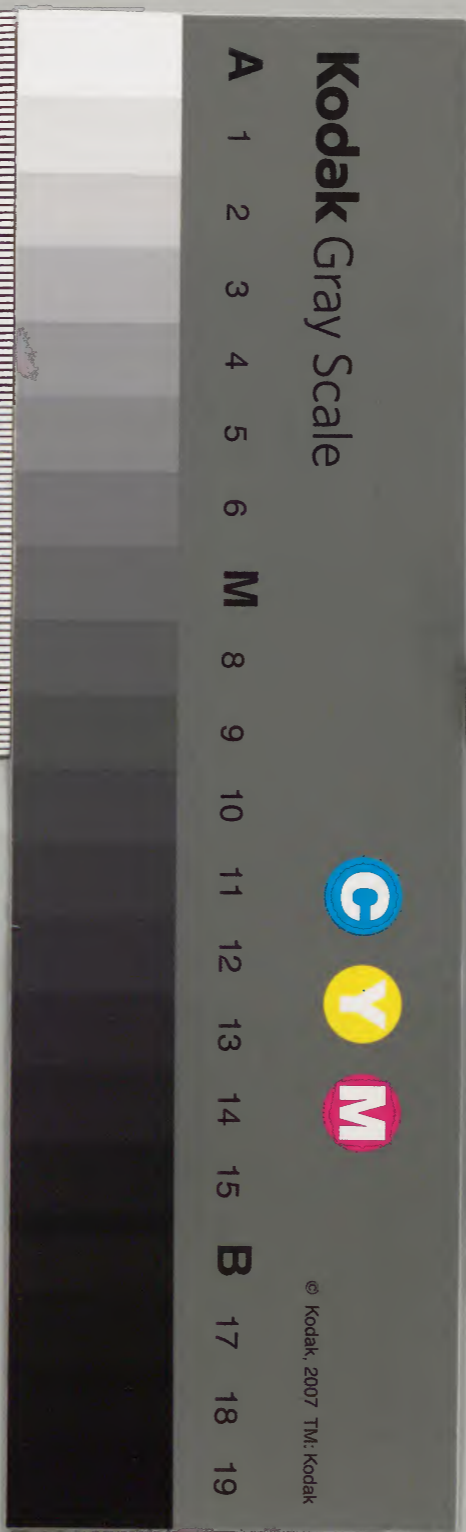
廿之廿一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	一〇	三六〇二	漢書
七	九		

內閣文庫			
架	冊	號	類
三	一	三六〇二	漢書
七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602
冊數	10(8)	
函號	317	135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淺草文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胡公文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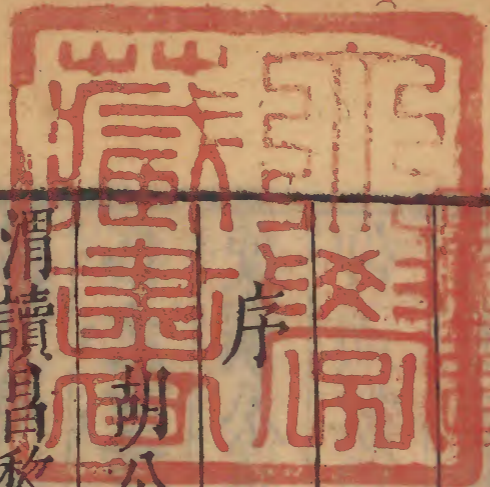
柏泉公

涓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為文意中以為好

則人必以為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

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

以為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人涓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爲好者蓋寡矣涓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涓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涓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日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
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
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
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
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
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鳥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涓言於終篇涓嘗數與君談於
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
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
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
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瞭如也
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
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
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
怒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
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
骨爽而耳快顧獨怒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
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
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涓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
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
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
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涓知
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
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蓋
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
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瑄山寺。寺西近岳鄂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
騖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卽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二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別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搯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行文集卷之二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今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
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禪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
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
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
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
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
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
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遍有減今於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腹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藏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敘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長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十一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於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
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
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
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
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
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
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劒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竒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裊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紙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騶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樓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塵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子祿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
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
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
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
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于
詩之名。于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抹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蝮萋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逆故次逆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
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
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
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
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
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
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宕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圓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為篇者若干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為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為人
 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

求而自贈

者亦願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
 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
 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
 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
 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
 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
 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
 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

御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不鏹。可以坐而定也。子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積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鏹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起。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
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
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
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
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
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雜

徐文長文集 卷三
三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
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
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鶩鶴
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
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
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
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
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
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
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幅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越。
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狹斜。
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
晏。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蓋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礮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巳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顛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巳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勳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參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縑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其篇與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
粕希不見誦斷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一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印鼻如义刹然所對者拳桎綫樁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餽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為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為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為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閔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竒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愴鬱

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
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笥如鱗往
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
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
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
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
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
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叙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小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温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賓後。

覽越篇序

嗚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在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據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

徐文公集 卷二十一
三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為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若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為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論遼事，稍出之，偶為楊會稽攜去。既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既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王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彭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子曰：帥臣才不才，既疏之而忍暴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

後文
卷三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遍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醫
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為弓不

筋漆而利越賤

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賤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
也雖屬偽然觀其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
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
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羊五升滿
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
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
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
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騎秦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
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
越賤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
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
是弓以是馬以是劔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
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
所持劔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
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論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
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
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二百里徒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
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
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為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為高皇帝逐胡元既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當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即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果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三踊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即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
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迫
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
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
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
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
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
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
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劊此與謚鶴以烏者何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矣。

海上生華氏序

饒謙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牀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知痛逾數旬滄血逆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卒而愈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湖中竒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卽知無召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卽
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
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越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思此言表華工以文見
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强也噫余之贈華
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仰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
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
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
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
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堊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是理矣客曰遠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遂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旣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垂白而始拊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水居而顛惟萬物莫不然蓋始靡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亟而廢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卽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必於塵中亦是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縶弓而不射日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日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鏗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隣也騰躍閃倏不翅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駉而來也卽小有睚眦抱關操戈之吏猶得揮尺撻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某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畝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麤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敷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說以歸乃復抱書號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子無忝先公既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攀與鼠爭殘炙蟻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羸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式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驢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貓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木雙槐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牛州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
 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
 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
 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
 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
 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束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才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

進。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闡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逸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今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子適客京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慕之中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棺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殆効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貌矣擁千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茫茫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鏘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崖。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瓌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藁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蘗食荼。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司隸自髻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澗之有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襦襦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糲，糲餽饘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縱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戎

物或弄。劔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質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吾謝去其中衫。益一意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以頌。某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襦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
十有六是大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滌器罰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
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
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
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貴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
 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訛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澹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

外圖請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
 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顧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虛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更作何况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為鶻所掠翎羽騰閃稍擬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厲豈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真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於畫中則真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徐文長文集 卷二十一 二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媿。是於道也，抑何苛。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跌，搥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去，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犇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其博古而獲此子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贋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幹。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
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
皆不及此三品之佳。滄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
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
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斲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
僧繇。闡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
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
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
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
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
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本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
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
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且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
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
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玉易
地絕不相入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
古人論書曰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子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
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予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
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
石起於濬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术虜耳舍
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
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予
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然去此亦不成圃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廣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廣得乎董丈其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丈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歛奔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
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
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
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
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
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又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予取
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
南有秦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
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
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
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
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
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
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秦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買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鑑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主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鉢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徃徃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眇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後漢書卷二十一
十一
怙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癡痕烈然爲朱孔揚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欽人持文公箋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藏則媚隱太正則媚藏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賦之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齟齬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偽之物。而娣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爲詩也。矜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娣姒。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姒矣。

